

“5元自助餐”出圈背后的“另一个世界”

在济南主城区这个“城中村”，安顿了像店主小孟一样无数人的“城市梦”

90后小孟的“5元自助餐”登上全国热搜，也让济南柳行这个“城中村”再次进入大众视野。
跑外卖的小哥、开店的个体户、摆地摊的小贩、刚毕业的大学生……柳行，安顿了像小孟一样无数人的“城市梦”。

文/片 李梦瑶 石晟绮

济南报道

城市的“另一个世界”

王志刚在柳行经营着一家小炒店。5月26日下午4时30分，他动作娴熟地洗菜切菜，案板上很快堆起青红交错的辣椒段和蒜蓉，一切为晚上的生意做着准备。与此同时，妻子李楠正骑着电动车，带着刚放学的女儿小依穿过车水马龙，往店里赶。

李楠骑着车拐进小巷，出圈的“5元自助餐”就在这条街上，店主小孟正在忙碌地炒着青菜。到了这里仿佛进入了“另一个世界”：一段不宽的路两边都是小摊点，花花绿绿的灯牌让本就狭小的通道更显拥挤。再往里走，就是一片破旧的高矮不齐的简易楼房。日出日落之间，人们进进出出、匆匆忙忙。

这里是柳行，济南主城区为数不多的城中村，它与大明湖仅一街之隔；再向南望，是泉城广场，泉标若隐若现，每年春天，那里有大片郁金香盛开。

这里看不到花，也闻不到花香，只能看到一些“原住民”用泡沫箱种的菜。即使是白天，阳光也显得不足。相邻的楼几乎贴面而立，“一线天”在这里是最平常不过的景色，晾衣绳与电缆线在楼间缠绕，像蜘蛛网一样。走进一栋院子里，一个大门内又分割出几个小门，外墙上贴满租房信息和提示语。

“原住民”杨伟民晚饭后坐在门口，和老街坊聊着天，看着往来的人群，这是他多年的习惯。杨伟民说，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柳行发展得还是很好的，“那时候济南北边的第一家电镀厂、第一家文教店、第一家汽车配件店都在这里，平日里人来人往别提多热闹。”

回忆起昔日的繁华，杨伟民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。

后来，柳行就衰落了。周围高楼建起，房价成倍增长，但柳行还是那个柳行。于是，价格便宜、地理位置优越的这里，就成了“济漂”聚集地。

“我们这些原住民都成了房东。”杨伟民把自家的房子隔成六个不到十平米的单间，自己家人住一层和二层，剩下四个房间全部出租，每间月租只要两百多元。又在门口一间小屋子，开了一家小商店。

“这个不大的城中村中，硬生生塞进了三万人，其中七成以上是外来务工者。”杨伟民说，“这里的人都不容易，都是来城市讨生活的。”

完备的“生活圈”

傍晚时分，落日的余晖被挡在密密麻麻的房檐外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陆续“回巢”，柳行也开始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。

“五元自助餐”已经开始忙碌了，小孟不断地接待着顾客，七菜一汤，自拿自取，自觉付款。因为上了热搜，不少人在附近或直播，



在主城区的这个“城中村”，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着。

或拍摄。

“这里白天人很少，越晚越热闹。”王志刚夫妇的小炒店与小孟的5元自助快餐店在同一条小巷里，开了刚刚两年，每天下午4点营业到次日凌晨。选择来柳行，一来是离女儿学校近，可以多陪陪她，二来是租金实在便宜，“小本生意嘛。”王志刚常念叨，“这个店虽然只有几平米，但月租才1300元，上哪找这么划算的？”

晚上7时许，一辆面包车停在巷口，赵峰和几个工友跳下车，步履匆匆地钻进昏暗的楼道。不久前，从德州来济南务工的赵峰在包工头的介绍下，住进了柳行。赵峰说，这两天工地收工早，难得能早点“回家”。相比于“外面”的世界，早早回到柳行更让他感到踏实。

说是家，其实不过是几张拼凑的床铺，屋子里连洗手间都没有，上厕所得去外面的公厕。55岁的赵峰和工友两个人挤一张床，行李都是从老家带来的，能省则省。“虽然住宿条件不算太好，但便宜。”

离赵峰的出租房不远的地方，一楼是个电动自行车换电站，外卖骑手阿辛正站在换电柜前，熟练地取出新电池。

柳行也被称为“外卖村”，围绕着骑手们的需求，换电站、修车铺、租车行挤满了街角。

阿辛跑外卖两年，平日里穿梭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，但他觉得，那些繁华与他无关。

“第一次跑单时，别人一天能送一百多单，我只能跑五六六十。”阿辛苦笑着摇头，“为了多赚点，每天早出晚归，除了送餐，几乎平时没离开过柳行。”说到自己的住宿，房间小、隔音差，“出来讨生活的人，哪还讲究习惯不习惯？”

便宜，是柳行最常被提及的词。一元一串的烧烤、十元一次的理发、五块钱能吃饱的炒粉……用理发店老板的话来说，符合这里的消费水平。

尽管如此，柳行却有着很完备的“生活圈”。这里有外面少有的自助洗衣店，七八台老式滚筒洗衣机轰隆作响；理发店的老板



夜深了，一名务工的租客还坐在台阶上看手机。



柳行的破旧与旁边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。

娘手法利落，十分钟就能搞定一个板寸；五金店里永远堆满零件，修车铺的师傅手上总沾着机油……小卖铺、澡堂、维修店，这些不起眼的店铺，撑起了在外打拼者最基础的生活需求。

“要用的、想买的，在村里都能找到。”阿辛说。

夜空里飘散着难得的放松

王志刚熟练颠着炒勺，蓝色火苗上下乱蹿。柳行的夜空里，飘散着难得的放松。

晚上9时许，小孟的“五元自助餐”早已卖完，他正打扫着卫生

准备收工。而此时的小炒店却忙得不可开交，八张折叠桌早已坐满，还有不少晚来的顾客拎着几根炸串排队。王志刚忙而不乱，李楠一边从桶里接着新鲜扎啤，一边招呼着客人入座。

阿辛回来后就没再出去跑单。今天，他和三个朋友约好了去摊上“改善生活”，“出门在外，必须交朋友，一个人多寂寞啊”。

“这是我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候。”阿辛指着这一片聚在一起吃饭的人说，能坐到一起的，大家要么是老乡，要么是工友或同行。

同桌的张星是阿辛的发小，是来投奔阿辛一起送外卖的。“我

们有人在饿了么，有的跑京东，有的跑美团。”阿辛笑着说，这不会影响到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碰杯，“很少能看到穿着不同外卖平台的衣服的人坐在一起吧？”

不锈钢盆里的炒鸡刚端上桌，红亮的辣油就勾得人直咽口水，阿辛与朋友共同举杯。几天里跑单时的磕碰、被差评的委屈，都拉着呱被热菜与凉啤酒化开了——只在这里，他们不用绷紧神经看导航，不必对陌生人赔笑。

吃完饭的赵峰没有回到出租屋，因为那里实在太小，两人一间，在里面转个身都费劲。他喜欢在路边找个石阶坐着玩手机，鞋子一脱，再点上一支烟。这也是一天中独属于他的时间。

此时柳行的胡同里，还能听见有人跟着手机里的伴奏在唱歌。两个暂时没生意可做的人，在路灯下的一小片空地上打起了羽毛球。

“这里是一个可以暂时停靠的地方。”阿辛说。

一样抑或不一样的梦

喧嚣的时光总是很短暂。

晚上10点40分许，7岁的小依已经困得直打哈欠，但妈妈还在忙碌着，她只能安静地坐着，盯着妈妈在桌缝间穿梭的身影发呆。

“没有办法。”李楠说，平时晚上9点多有个空当，能把孩子送回家，但生意好的时候就没办法了。

“孩子是我们最大的奋斗目的，再怎么累也值了。”李楠说，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学校，他们才选择了柳行，虽然这里条件一般，但距离孩子的学校近，可以更多地照顾孩子。“此前我们一直到处打工上班，更没时间陪着孩子。”

此时的阿辛他们，又聊到“找对象”的话题，声音也大了很多。“听说前面楼的那个兄弟和对象搬出去了，找了个房子住。”阿辛说着眼里闪着光，他也想在这里讨个老婆，走出城中村。“在这里待久了会慢慢磨掉心气的。”

赵峰也不会在这里长住，工地的工期是两个月，下一站也不知道在哪儿。但唯一确定的是，家里的二儿子还没结婚，彩礼钱还没挣够。

杨伟民说，“这里的人，大部分都是过客。即便待了十几年的老居民，离开，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。”

当被问及为何不把这里的老房子卖掉，搬出去住，杨伟民说，“住惯了，也没有非要搬出的理由。这里生活挺便利，更何况还有柴米油盐要操持，住这里支出更少。”

小依终于要回家了，她已经困得睁不开眼；阿辛们正在结账，他们第二天还要早起跑单；赵峰累了，起身准备回去睡觉；“五元自助餐”店主小孟，也已经躺在了床上……

今夜，他们的梦或许一样，抑或不一样。

柳行又重新回归安静。

不远处的泉城广场，依然车水马龙。

(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物为化名)